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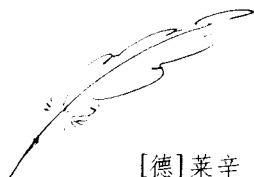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莱辛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 莱辛 ● 著

历史与启示

——莱辛神学文选

Lessings theologische Schriften

朱雁冰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莱辛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历史与启示

——莱辛神学文选

Lessings theologische Schriften

[德] 莱辛 | 著

朱雁冰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启示/(德)莱辛著;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4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7-5080-3969-6

I. 历… II. ①莱… ②朱… III. 神学-文集 IV. B972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688 号

历史与启示

——莱辛神学文选

莱 辛 著

朱雁冰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1

字 数:286 千字

定 价: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于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

2000 年 10 月于北京

“莱辛注疏集”出版说明

直到晚年,施特劳斯心里还挂记着莱辛。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还可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对我的好学生强调莱辛,在适当的场合说出我受益于莱辛的东西。”果然,在与老同学克莱因(Jacob Klein)一起面对学生们的对谈中,施特劳斯说了下面这番话:

为了获得独立的见解,我开始重新研习【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在这方面,莱辛对我很有帮助,尤其是他的神学著作,其中一些著作的标题便令人生畏。顺便说一句,就我所懂得的哲学主题来说,莱辛也是唯一写作生动对话的作家。那时,莱辛的著作我常不离身,我从莱辛那里学到的,多于我当时所知道的。

在德语的古典文人中,莱辛算歌德和席勒的前辈,但在文化界的流俗名气却远远不及两位后辈;惟有在少数心里有数的大哲人、学者甚至政治家那里,莱辛的文字及其历史意义不是歌德和席勒可比的(尼采就如此认为,参见《善恶的彼岸》,28条)。在汉语学界,莱辛以德语古典文学家、戏剧批评家和启蒙思想家身份闻名,《拉奥孔》、《汉堡剧评》、《莱辛寓言》以及剧作《嘉洛蒂》都已经有汉译本。不过,显然不能以为,我们对莱辛的认识已经差不多了。翻阅一下莱辛全集就可以看到,莱辛的写作实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果要确定身份,莱辛不仅是剧作家(传承莎士比亚传统)、诗人、评论家(大量书评),也是哲人、神学家、古文史学家——诚如施特劳斯所言,莱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集哲人和学者迥然相异的品质于一身”。

当今学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仍然置身于启蒙问题的阴影中,莱辛的写作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尤其重要,首先因为我们迄今没有从启蒙问题中脱身。巴特和施特劳斯在说到莱辛时,不约而同将他与卢梭相提并论,以至于让人感觉到,莱辛仿佛德国的卢梭。

——莱辛生平资料参见 Gerd Hillen 主编, *Lessing Chronik: Daten zu Leben und Werk* (《莱辛年谱:生平和著作编年》), München 1979; 莱辛评传有好几种, Wolfgang Ritzel 的 *Lessing: Dichter – Kritiker – Philosoph* (《莱辛:诗人、批评家、哲人》, München 1966 / 1978 重版) 较善; 莱辛研究文献参见 Monika Fick, *Lessing Handbuch*, Stuttgart 2004)。

与卢梭一样,莱辛置身启蒙运动的时代潮流,一方面伸张启蒙理性,另一方面又恪守古典的写作方式——虽然风格相当不同,竭力暗中抹平启蒙运动已经使得和谐社会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裂痕。卢梭声名在思想史上如雷贯耳,莱辛却少见被人们提起。其实,对于现代民主(市民)社会问题的预见,莱辛并不比卢梭眼力差,对纠缠着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宗教-教育问题,亦有超乎卢梭的深刻洞察(按施特劳斯的看法)。

除生前发表的作品外,莱辛还留下大量遗稿。莱辛全集的编辑始于十九世纪,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见到较为令人满意的进展(Paul Rilla 主编, *Lessing Gesammelte Werke*, Berlin: Aufbau, 1954 - 1958; 1968 第二版; Gerhard Fricke 主编, *Lessing Werke*, Leipzig: Reclam 1955)。不过,含所有书信和未刊文稿,且校刊精审、注疏详实、印制精良的莱辛全集,则要等到晚近才刚刚出齐的 Wilfried Barner / Klaus Bohnen 编, *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in 12 Bänden* (Frankfurt/Main 1985 - 2003)。

德国坊间流行的莱辛选集有好几种, Herbert G. Göpfert 主编的八卷本文集(*Werke*, Frankfurt/Main 1970 - 1978; 不含书信, 1996 新版)晚出,校刊和注释具佳。即便这样的篇幅,对于我们目前的翻译

力量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这个“莱辛注疏集”虽旨在扩展莱辛著述的汉译范围,我们仍然仅能先就大要:集中力量编译莱辛著述中迄今尚未有汉译的部分要著,并做了必要注疏。

莱辛以一个公开的启蒙知识人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距离,表面上迎合启蒙思潮却自己心里有数,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心里搞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对于后现代文化处境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莱辛肯定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前辈。

刘小枫

2003年12月于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中译本说明

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如果说路德是现代基督教思想的开端,引发了深远影响西方思想和社会的“新教传统”,那么,莱辛堪称这一传统中的第二个里程碑。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莱辛的神学思想恰恰是在与当时的路德宗正统派的激烈论战中发展出来的——对于基督宗教启示性质的理解,莱辛的新教思想与路德传统截然相异。^①如特洛尔奇看到的那样,路德神学思想仍然带有权威教会的性质,相当程度上还保留着中世纪僧侣神学的痕印。与路德的处境不同,身处启蒙时代的莱辛面对的是正在形成的市民基督教。^②因应时代的变迁,莱辛明确提出了具有启蒙色彩的理性基督教观念,成为现代的自由新教思想的代言人。

启蒙理性以新的哲学重新挑起历史与启示这一古老的神学论争,两百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一直没能摆脱这一重大问题的纠缠。迄今,谁要想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就得回过头读莱辛——当今所谓的历史神学进路,远远没有达到莱辛神学文章的深度。^③就此而言,莱辛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地位当不在施莱尔马赫之下。

莱辛神学还特别涉及到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当今多元宗教的社会和思想处境来看,莱辛当年的一些著名

① Joh. Schneider/H. Thielicke/Walter von Loewenig: Luther und Lessing(《路德与莱辛》),见 Sammlung gemeinverständlicher Vorträge und Schriften aus dem Gebiet der Theologie und Religionsgeschichte, CCXXXII(1960)。

② 参见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刘小枫编、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版2004。

③ 参见 Arno Schilson, Geschichte im Horizont der Vorsehung: Lessings Beitrag zu einer Theologie der Geschichte(《天意观视野中的历史:莱辛论历史神学》), Mainz 1974。

2 历史与启示

说法(主张相互理解和包容)显得极富智慧和预见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日渐重新关注莱辛的神学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读一读莱辛的神学论战文章我们会感受到:近三百年前论争的事情,迄今还十分切题——比如,《圣经》包含着启示抑或就是启示本身,据说仍是区分自由派与福音派的尺度之一;《圣经》的文字是否就等于《圣经》的灵、唯基督还是唯《圣经》等等问题,迄今还让一些基督徒深感困惑……莱辛的神学观点——唯信基督事件而非唯信《圣经》书本,是对路德宗唯信论的理性修正。当然,无论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是基督教神学内部的论争,我们都得从更为深远的思想史问题(启蒙问题)角度来对待,才可能恰切地把握莱辛的意义。

由于当时的政治干预,莱辛与路德宗正统派的论战被迫中断。意犹未尽的莱辛随后以剧作形式——《智者纳坦》——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看法。《智者纳坦》在文学史上的品位堪与莎士比亚剧作比肩,令后世的哲学和神学大家刮目相看。^①事实上,这部剧作亦是超逾时代的伟大的神学—政治作品。总之,无论研究神学思想史还是思考当今世界面临的宗教—政治问题,莱辛的神学文章都极富教益,而且给人难得的文学性享受——就兼得诗与哲学(智慧)而言,莱辛堪称深得柏拉图风范。

莱辛的神学文章生动活泼,篇目繁多。在 Herbert G. Göpfert 编辑的八卷本《文集》中,神学—哲学论著(分早期文章、论著和遗稿三部分)占两卷还多——早期神学文章收入第三卷,主要神学文章和遗稿收入第七卷(977页,含注释和附录)和第八卷(752页,含注释

① 大卫·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对《智者纳坦》的解释,见 Klaus Bohnen 编, Lessings “Nathan der Weise”(《莱辛的“智者纳坦”》), Darmstadt 1984, 页 11—115; 施特劳斯亦曾计划专文解析《智者纳坦》。

和附录)。由此推算,莱辛的神学文章约占其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一。^①除去这两卷中的附录部分(注释和莱辛论战对手的文章),莱辛的神学文章也有近千页——全部译出固然值得,却是我们目前力所不及的。如果搞选本,我们又很难判断,选哪些篇目才适中。幸好,Kurt Wölfel 编有较为精当的三卷本《选集》(Werke, Carl Hanser München 1967/1982 重印),其中第三卷为神学-哲学论著,眼下这个译本即依据这一卷中的神学论著部分选译(据 Göpfert 编辑的八卷本校订)。这个选本中没有收入的个别重头篇章如 *Leibniz von den ewigen Strafen*(《莱布尼茨论永罚》)等,已经编入《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

这部文集虽然没有能力收全莱辛所有重要的神学文章,但莱辛神学文章的基本面貌已经得到反映;与路德宗正统派的论争构成了莱辛神学文章的主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要把握莱辛神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必须悉心领会他对神学与哲学关系的看法。在莱辛所处的启蒙时代,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历史变化——笔法高超的莱辛用几百字的对话《赫拉克勒斯与翁法勒》就把这种变化深刻而又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注释有三种:莱辛的原注(注明【原注】)、译者加的译注(注明【译按】)和德文版编者注(不特别注明);为阅读方便,较短的注释采用文中央注。Wölfel 编本原书页码结尾处用鱼尾号括起页码,“题解”亦是此编本提供的,除个别因篇幅较长置于篇首外,通置于篇首脚注。

按“莱辛集”的编辑构想,莱辛作品的汉译都当辅以义疏。我们在几年前出版的 Leonard P. Wessel 著《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贺志刚译,华夏版,2001)即是论析莱辛神学思想的

① 莱辛的神学文章在其整个作品织体中的位置,参见 Gerd Hillen, *Lessings theologische Schriften im Zusammenhang seines Werkes*, 见 Edward P. Harris/Richard E. Schade 编, *Lessing in heutiger Sicht*(《今天来看莱辛》), Bremen 1977, 页 37-65。

4 历史与启示

专著,值得参看。鉴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安排了一个附录——巴特在《十九世纪新教神学史》中论莱辛的一章,供读者参考。

刘小枫

2003 年 12 月于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目 录

“莱辛注疏集”出版说明/ 刘小枫	1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1
理性基督教	1
为卡尔达诺正名	4
谈容忍自然神论者	28
编者的反对意见	44
论圣灵与大能的证明	64
约翰遗言(对话)	71
第二次答辩	77
一个譬喻	145
公理	156
反葛茨	187
莱辛的必要答复	251
莱辛给不同派别的神学学者们的所谓书信	262
基督的宗教	295
赫拉克勒斯与翁法勒	296
关于士兵与僧侣的对话	298
附录:论莱辛/ 巴特	300

理性基督教^①

1. 唯一最完美的本质(Wesen)自永世以来所可能做的,无非是思考最完美者。

2. 最完美者是他自己;可见,上帝自永世以来只可能思考自己。

3. 想象、意愿和创造在上帝那里是一个东西。可见,人们可以说,上帝所想象的一切,也是他创造的一切。

4. 上帝只可能以两种方式思考;要么一次性地思考自己所有的完美(Vollkommenheiten),将自己设想为完美的化身;要么分别思考其诸完美,将一个个完美隔开,根据程度将每一种完美与自己本身分开。

5. 上帝自永世以来便思考着自己的所有完美;这就是,上帝自永世以来便为自己创造一种不缺乏自己所拥有的任何完美的本质。

6. 这种本质被圣经称为上帝之子(Sohn Gottes),或者正确地说,也许是神子(sohn Gott)。上帝之子被称为上帝,乃因为它不缺少任何应属于上帝的特性;被称为子,乃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凡是想象着某种东西的,在想象之前似乎享有某种优先。【281】

7. 这一本质即上帝自己,与上帝没有差别,因为人们一想到上帝就想到它,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想到它;这就是说,没有上帝,人们就不可能想到上帝,或者说,如果人们要夺取其对自身的想象,它就不会是上帝。

8. 人们称这一本质为上帝的图像,但这是完全相同的图像。

① 【题解】这篇短文最迟写于1753年,是未完的残篇(【中译编者按】属于遗稿类)。莱辛虽然一再讨论三位一体问题,但专论这一论题的仅此一篇。

9. 两种事物相互间共同之处愈多,它们之间的和谐(Harmonie)便愈大。可见,最大的和谐必然存在于相互在一切方面一致的两个事物之间,即同为一个东西的两个事物之间。

10. 这样的两个事物便是上帝和神子或者同一的上帝图像;它们之间所存在着的和谐被圣经称为来自父与子的灵(Geist)。

11. 在这一和谐之中,有着存在于父中的一切和存在于子中的一切;可见,这和谐即上帝。

12. 这一和谐就是上帝,所以,假若父非上帝、子非上帝,和谐也就不会是上帝;假若这一和谐非上帝,父与子便不可能是上帝,这表明:所有这三者是一个东西。

13. 上帝将自己的完美分割开来思考,这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众多本质,其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上帝的某些完美;因为——让我再重复一遍——每一种思想在上帝都是一种创造。【282】

14. 所有这些本质的总和就叫做世界。

15. 上帝也可能想将其完美以无限多的方式分割开来思考;可见,假若上帝不是始终想着最完美的世界,也就是说,假如他不是想着这些方式中最完美的一种方式并由此而在事实上造成了它,便可能存在着无限多的世界。

16. 将上帝的完美性分割开来思考的最完美的方式是:在分割开来思考时,应依据从无限多到无限少的相互依次连接的等级,这些等级之间既无越位,也没有缺位。

17. 这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必须根据此一等级排定秩序。它们必然形成一个序列,在这个序列中,每一个成分都包含着下面诸成分以及其下的成分所包含着的一切;然而,其下的成分永远达不到最终的底线。

18. 这样的序列必然是一个无限的序列,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之无限性是不容辩驳的。

19. 上帝所创造的,无非是单一本质(das einfache Wesen),复合者只是上帝的创造的一个序列(Folge)。

20. 既然这些单一本质中的每一个都拥有其他本质所拥有的,而不可能拥有其他本质所不拥有的,所以,在这些单一本质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和谐,从这种和谐可以解释在这些本质中、亦即在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283】

21. 有朝一日,一个幸运的基督徒会将自然学说领域延伸到这里,不过,这要在许多漫长的世纪之后,即当人们彻底探明自然中的一切现象、无一例外地将它们追溯到其真正本原的时候。

22. 由于这些单一本质犹如有限的上帝,它们的完美也必然近似于上帝的完美,像部分近似于整体。

23. 属于上帝的完美的还有:上帝意识到自己的完美,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完美要求而行动。此两者犹如上帝的完美的印记。

24. 所以,与上帝的不同程度的完美相联系的,必然是这种完美的不同程度的意识和按照这种完美而行动的不同程度的能力。

25. 拥有完美、意识到其完美并具有按照完美要求而行动的能力,其本质叫做道德的本质(das moralische Wesen),这是能够遵守一种法则的本质。

26. 这些法则取自这种本质自己的本性,它不会是什么,只可能是:要按照你个体的完美而行动。

27. 既然在本质的序列中不可能发生越位,那些即便不够清晰地意识到其完美的本质也必然是存在的——。

为卡尔达诺正名^①

熟悉卡尔达诺并确信我也熟悉他的读者们必然会预见到,我的挽救行动不会针对卡尔达诺的整个言行。这位非凡的天才由于自己的缘故而使所有后人产生怀疑。人们不得不认为,至高的理智与最大的愚蠢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②,或者说,这人的性格是一个不可破解的谜。这种情况并非别人造成的,更不是他自己在一部作品中造成的。我所要求的正是:“每一伟大人物都应以此种真诚写作!(de vita propria)^③”。

假若这样一位罕见的人物能够避开无神论之嫌,那真可谓奇迹。难道人们需要一再将这怀疑接受下来而不是自己思考,反对公认的偏见。事实上,人们很少有必要将这种做法与卡尔达诺那样的有问题的一生和令人反感的命题联系起来。

至今,人们仍在从这书到那书辗转传播一种明显的恶意中伤,这促使我思索这种怀疑。众所周知,人们提出怀疑的根据有三条:其一,据说卡尔达诺为反对灵魂不死说而写了一本书;其二,他主张荒诞的占星术,以此为救世主确定诞生时的星位;最后,是因他讨论事

① 【题解】原题为 Rettung des Hier. Cardanus,直译为:“救护卡尔达诺”。这是莱辛继《救护贺拉斯》(Rettungen des Horaz)之后写的又一篇为历史人物正名的论文,发表于1754年。卡尔达诺(Hieronymus Cardanus,1501-1576)是意大利数学家、哲学家、医生、占星术士,16世纪以来被斥为“无神论者”。著有《事物之精妙》等。莱辛在本文中试图为他洗去“恶名”,不过,文章重点在宗教比较,表达了诸宗教应宽容共处的启蒙思想。

② 这句话出自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的《论心灵的安宁》17、10,莱辛引用时略有改动。

③ “关于我个人的生活”,这是卡尔达诺自传的标题。